

#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再生緣 第四十回 報捷音關前總制

詩曰：仁者必然兼有勇，雁門捷報羽書馳。天顏有喜嘉忠孝，總鎮關前敕勿移。

話說元天子正在狐疑之際，忽有宮官奏道：啟上皇爺，今有兵部大司馬入朝見駕，有事奏聞，請御駕臨殿。

天子龍心一點然，就知邊報到朝前。忙坐鞦韆，急登鑾，立刻臨軒問事端，兵部尚書階下伏，手捧表章奏龍顏。

臣兵部尚書雍論有事奏聞陛下：現任雁門關總兵劉奎光有報捷的羽書，待罪的折子，一併恭呈御覽。

朝廷座上喜非常，大悅天顏看表章。先展羽書仔細觀，果然其內報邊詳。雁門總兵稱稽首，微臣日夕鞍馬忙。幾月交兵連得勝，單于夜遁就逃亡。追殺外邦兵千萬，統率三千鐵騎郎。為國忘家當死報，血流百里染沙場。臣遭番將相圍住，亂箭攢身帶重傷。立挑十二番都督，惟憑孤騎與雙槍。敵國只存三十騎，君臣羅拜倒旗降。次朝即獻求降本，自此年年貢上邦。羽報降書呈御覽，烽煙永息奏君王。朝廷看罷奎光本，喜動天顏大贊揚。

啊，奇哉！那劉捷倒有如此虎豹佳兒。

不請雄師與救兵，雁門獨破大單于。忠心赤膽勤王事，可謂朝綱柱石臣。待罪必然因父弟，且觀折上若何云。成宗天子龍顏喜，復看奎兄待罪文。金獅四個來壓住，從頭至尾看分明。

話說元成宗天子閱過了劉奎光的羽書，又將劉奎光待罪的本章展開了細細地觀看。內雲：

雁門關總兵臣劉奎光，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跪奏，願以身代父母受刑事。竊思罪臣叨蒙聖上天恩，委以邊關重任。惟是當干戈平定之時，專心操兵練將，及烽火忽尖之際，敢不捨生忘死耶。今單于國起兵二十萬之眾，攻城犯界。罪臣寢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因臥戰馬之鞍，渴飲匈奴之血，朝夕之間，毫無寧晷。是以數月以來，單于望風而遠遁。叩頓求成，軍民安枕。罪臣何敢言勞，而報陛下之忱可無添矣。不意罪臣之父與弟，受國家格外殊恩，不思報效，反藉公以雪私怨。罪惡之大，一至於此！雖王法當誅，罪在不赦，然臣為子之心，不忍聞父母暮年受此慘死。今懇垂恩，惟願以臣身與妻陸氏代父母之刑。本欲即赴都中，以俟正法。因恐雁門關失守，被敵人乘虛而擊，難保長安咽喉之地。臣惟跪待皇上另差武員到關，交明印綬戎政等事，即帶同臣妻陸氏，綁赴闕廷，以受斧鉞。伏惟鴻慈洞鑒。罪臣劉奎光，不勝待命之至。

成宗鑒罷，不覺天顏慘然。遂降書云：

今念劉捷之子女大孝，俱願以身代罪。朕不忍傷其孝思，特赦劉捷夫妻合門男女家屬族中之罪，未出監者免於發配。惟坐罪奎璧一身，以正國法。因念其為先後胞弟並新皇后保奏，赦令全屍，賜其自縊禁中。

元天子赦書下後，又發一道上諭，著雁門關差官齎回，以諭總兵劉奎光。內雲：

卿奏本未到之時，已有爾妹燕玉亦願身代父母受刑。朕已赦免卿父卿母死罪，唯配嶺南充軍。今接卿代罪本章，孝念可嘉，忠心可憫，並有新皇后與外戚皇甫敬父子，中外保奏，特赦卿家父母男女眷屬人口族人等，一概豁免不配。再者，卿有保關破敵之功，依舊在任供職。爾親仍給二品服色。此朕格外施仁之恩德。特諭，欽此。

這一道上諭一道赦書下來，刑部堂官當堂開讀過了，就把那些親房族分盡行釋放出監。又把皇上聖旨錄下，送到阮大人府中觀看。

劉捷夫妻聽信因，又驚又喜又傷心。一邊自己臨監禁，一回差人報女知。不表進牢相送事，且談奎璧接綸音。聽傳聖旨頒行下，已嚇得，魂魄飛揚手似冰。飲泣無聲忙俯伏，欽差開讀又宣文。綸音諭到劉奎璧，舊皇親，望北三呼謝了恩。立起身來雙淚下，一聲悲歎仰天雲：

啊唷罷了！我得全屍而死，是聖上的天恩了。

奎璧言死退入房，一見幼子放悲傷。淚如湧泉心如裂，手指孩兒托寶娘。

啊唷愛姬呀！

荷感君王浩蕩恩，罪歸一個赦全門。爹娘不作充軍犯，幼子居然赦上人。今日收成真大幸，愛姬看好我親生。卿能撫養幼郎大，劉奎璧，少刻捐生合眼睛。言訖放聲相抱慟，哭倒了，含香寶氏一釵裙。

啊唷主人呀！

妾身願做一同亡，以免親視爾命傷。既把孩兒相托我，奴自然，苟延殘喘看歸郎。主人你自寬心去，斷不把，金石之言一旦忘。寶氏說完聲欲絕，只哭得，幼兒懷內也悲傷。正在淒慘呼泣際，來了那，為兒送終父與娘。

話說劉奎璧正在托子之時，劉捷夫妻一同進監，痛哭道：啊唷孩兒呀！爾命在今朝了，做父母的特來送爾。

奎璧嘍呼淚似泉，英豪撲地叫椿萱。皇恩浩蕩兒心定，保全了，父母親丁死也甘。今日臨終何必送，爹娘目睹更傷慘。既然已到南牢內，兒也就，當面相辭赴九泉。不肖此亡無掛念，求只求，祖公祖母管孫男。如今難得賢兒長，救免全家命不捐。表叔阮家居不下，自然是，合家都往雁門關。乞將這小歸郎子，托付哥哥去照看。只此並無他所慮，願雙親，相陪長子永團圓。說完奎璧嘍啣哭，劉太郡，哽咽悲呼痛碎肝。啊呀親兒嚇！何期兒死在今朝，兒要懸樑一命消。兒自縊時娘自縊，攘得個，雙雙母子赴陰曹。夫人說到傷心處，哭把孩兒相抱牢。寶氏含香悲欲絕，合門相向痛嘍啣。外邊來了崔攀鳳，飛步當先進內牢。作揖媵夫並媵娘，又見了，臨危奎璧淚珠拋。

啊唷表弟呀！如今也無可如何了，備得一杯水酒在此，望君納了這點微情。

奎璧含悲哽咽雲，謝君義氣領君情。此時我亦難容咽，心領賢兒酒一樽。正在此時人語雜，只聞那，當先進喜入中門。哭淋痛淚將頭叩，說了聲，王府之中郡主臨。語未完時簾已揭，江媽扶進女千金。長釵素髻無花朵，款動金蓮向裡行。見過表兄和父母，低低痛泣淚珠傾。回身萬福親兒長，止不住，骨肉關心哽咽聲。奎璧含悲忙答禮，衣襟淚濕謝千金。叫聲賢妹何到此，難得你，堂上翁姑肯放行。莫因思吾來獄內，芝田妹丈也生嗔。多嬌兒說揮珠淚，苦道曾求兩大人。翁姑皆言該送送，妹丈惟道早些回。倒因奴家青衣服，看翁姑，無語之中有點嗔。奎璧見言連點首，只聽得，欽差外面發高聲。

啊呀，怎麼樣了？快些自縊起來，好待我回朝覆命。

一聲催促莫遲延，堂內號啕哭起來。奎璧魂飛忙立起，淚如泉湧落雙腮。別了攀鳳辭父母，揖未完時跪下來。

啊唷爹娘呀，就此永別了！

孩兒深沐聖恩高，爹娘且莫過號啣。懸樑之後將成鬼，望爹娘，送樞回鄉一事消。保重身子休痛苦，同往那，雁門關上過時光。二親只當無生我，奎璧是，不肖之子盡可拋。言完含悲連頓首，劉侯夫人放聲嘍。於時奎璧重辭妹，一個個，次第輪來別一遭。

話說劉奎璧辭了父母，又辭別了周氏諸姨，以及燕玉郡主。向妹子泣涕道：賢妹，多謝你到監中送我。少停爾歸去，妹夫前說我謝謝，諸事種種，都是我的不是。蒙他大量，不計前仇，保全我家老親幼子。我死之後，惟是世世圖報大恩而已。又向周氏諸姨們道：咳！為我一人，以至於合家坐監受苦。今日得一門免罪，我死亦可以瞑目了。言訖回向父母說：啊唷爹娘啊！貴哥幼弟只令他學文，不要令他學武，兒是被英雄所拘，故有今日之禍哉！

不為花園奪錦袍，焉至慘死赴陰曹。而今愧悔已遲了，再休使，幼弟他年習六韜。

啊唷父母呀！小孫兒如若成人時候，別對他說你父親是縊死的，莫提起這些緣故。

恐他任性不由行，要做申仇報恨人。朝內已無劉氏黨，這一來，飛蛾投火自燒身。爹娘可把孫兒訓，也教他，莫學兵來只學文。奎璧之言猶未盡，亂哄哄，外邊搶進一群人。只見那，勇士紛紛趕進堂，喊聲只叫快懸樑。欽差立等回復旨，哪有個，多少時辰不出房。說罷齊齊催著走，亂推亂挨用鋼刀。可憐痛殺劉奎璧，慘淒淒，回首悲呼寶氏娘。

啊唷寶氏含香，好看我的歸郎幼子，劉奎璧就此去了！

含香大哭跪埃塵，手抱歸郎拜父親。哭叫大人兒送你，黃泉路上放寬心。祖公祖母今俱在，不怕歸郎不長成。你往陰司休掛念，含香受托自當心。

啊唷歸郎嚇，爾父親此去無回了，還不上前呼喚！

含香言罷把身抬，放悲聲，手抱歸郎跟上來。哭叫主人停一步，回頭看看小嬰孩。這兒不覺嚎啕哭，高喊爹爹快轉來。奎璧聞時方寸亂，淚下如泉叫傷哉。

啊唷傷哉，我的親兒呀！你跟著母親去罷，為父的不能轉家了！

奎璧悲呼愛子還，後邊太郡又當先。胸頓足嚎啕哭，高叫親兒你可憐。等一回來停一刻，為娘情願喪黃泉。留吾老命終何用，爾入圈時我入圈。太郡三人隨後走，且有那，劉侯眾等立前攔。臨危奎璧心如裂，雙淚齊拋卻似泉。

啊呀爹爹妹妹呀！快把母親攔住。

一身作惡一身當，豈可娘親也受慌。快快大家回轉去，好放我，去領王命就懸樑。於時劉捷容顏慘，扯住夫人淚兩行。

啊唷夫人呀！你去由他，莫使兒心懸念。

快些回去莫隨看，好待他，瞑目而亡不掛心。郡主在旁腸寸斷，悽慘慘，手扶老母入房中。含香哭倒塵埃地，散發蓬頭絕了聲。慌忙上前人扶住，寶姬痛死又還魂。這一邊，親丁嚎哭監房內；那一邊，勇士催了奎璧行。奉旨官兒催得緊，霎時進了一房門。但見那，屋中冷落砌磚牆，陣陣陰風透透涼。板凳一張為接腳，白羅三尺掛橫梁。真可歎，實堪傷，真是千人死此房。奎璧見時魂已失，一聲悲歎淚雙行。

啊唷罷了罷了！一世為人，收成如此！

欽差為我謝朝廷，得此全身感大恩。無可酬來無可報，只惟銜結在來生。差官不覺容慘淡，正皺眉時叫一聲。

咳！劉國舅啊，俺替你謝皇上的恩。

早些踏凳莫遲停，賜帛而亡是聖恩。要報朝廷容易報，只須後世做忠臣。欽差言訖長吁氣，一回頭，便叫旁邊伺候人。

啊呀怎麼了？你們還不服侍劉國舅昇天？俺是立等覆命交旨的。

眾人答應一齊忙，亂亂哄哄動手綁。奎璧霎時扶上凳，就把那，白羅打套披陰陽。叫聲父母兒去了，套入圈中眼不張。伺候之人移去凳，此時奎璧已懸樑。但見那，體重羅輕不住旋，一身高吊轉團團。雙腮走色紅還紫，兩淚如珠斷又連。口半開時舌微吐，氣猶未絕不聞痰。可憐高掛橫樑上，六魄三魂漸此捐。

話說劉奎璧監內賜帛，只有江進喜與幾個老人家在那裡跪著相送。一見小主這般慘死，哭了個昏絕重醒。

只哭得，咽喉哽咽聲將絕；只哭得，肺腑分崩氣不長。抱歎泄機相負托，今朝害主死監房。於時嚎哭齊齊送，奎璧其時命難亡。只見他，手足直時一刻間，痰聲頓起赴陰司。悠悠斷了英雄氣，劉奎璧，二載陰謀悔已遲。可歎亡年終十九，未成一事竟身終。家人進齊悲哭，頃刻間，飛報親丁看死屍。

話說劉奎璧於時已死，就報與劉氏親丁。那時在府內的男男女女眷屬等及崔攀鳳，大家一聞此言，放聲大哭，一齊擁進賜縊之房。那時節，眾人已把屍首卸下，將他放在一扇板門之上。那些親丁們見了這樣光景，好似亂箭穿心萬針刺腹。這一片慘慘的哭聲，真正是青天無色，日月無光。

一齊圍住放悲聲，哭倒劉家一府人。太郡抱頭呼愛子，和身撲在死屍靈。啼殘眼淚惟流血，哭啞咽喉沒有聲。寶氏含香悲欲絕，懷中抱子滾埃塵。呼號抱住劉奎璧，一氣難回發昏迷。幼小歸郎扒在板，可憐他，父親叫了萬千聲。劉侯跌足嚎啕哭，刀絞斷腸針刺心。悲喚一聲痛殺我，孩兒爾竟命歸陰。放心可合雙睛去，自有我，兩老堂前看小孫。郡主見兄腸寸斷，含香行禮托亡靈。袖遮粉面流珠淚，慘慘嬌啼對板門。攀鳳崔郎寸心亂，拜靈痛泣也心酸。江媽尚在旁邊坐，進喜哀呼死復生。大眾親丁俱痛哭，崔公子，於中解勸再三雲。

話說崔公子見了劉捷夫妻痛哭不已，即上前解勸道：人死不能復生，姨母姨父也不用過傷了。事已如此，倒是快快料理後事，也好使表弟魂魄得安。我已板木預備停當，人夫亦皆齊集。一面入殮，一面外甥到寓所間壁關帝廟中說聲，就把表弟靈柩抬往米市衙門就是了，外甥也在那裡照應。我就此去了寓中料理，姨父姨母速速調排。劉捷夫妻合悲答應。崔公子復轉身問道：啊呀正是，須得派一個守靈的方好。

進喜忙忙答一聲，小的去守主人靈。生時大德難相報，就便是，送柩回鄉我立行。劉捷夫妻齊說好，崔郎連口贊忠心。拜了奎璧忙走出，上騎如飛轉回行。不表崔郎先去了，且談劉氏眾家丁。差官復旨離監去，殯殮亡屍不敢停。

話說崔攀鳳出監之後，劉捷夫妻們當下盛殮收屍，自然是國舅之禮。入木釘釘諸事已完，遂扛抬出了獄門。劉門眷屬登道送喪，進喜抱著孝子一路哀嚎。也不多贅。及到了關帝廟前，攀鳳早已接著，眾道士亦出相迎。引至殿西三間舍宇，安頓了奎璧之柩。於時設立靈位供果。崔攀鳳就叫了家人擺上祭禮，哭奠一番，方始分頭出廟。

劉捷夫妻並外甥，伏為照應廟中靈。並留老僕名周義，主僕齊住阮衙門。於時郡主回王府，進喜仍隨轎後行。

話說劉郡主到了王府，便下轎入內。見過公婆丈夫，稟明奎璧臨終致謝言語，武憲王父子亦皆嗟歎。進喜遂在老少王爺面前跪求，欲去守靈以盡主僕情分，於時盡皆應允。江進喜連忙收拾鋪蓋，別了郡主及母親，在關帝廟守靈去了。此言不表。且說劉氏親丁一路上悲切，回到阮家，京兆夫妻迎入門內。各各相見已畢，阮公夫婦勸道：只罪一人，已是該恭喜的了。奎璧既死，不能復生，也不須過於傷感，亦正事宜然。今有雁門關差官，門口就要起身，在此等候半天，恐有回信，以便帶去。劉捷聞言即至書房，就草草寫了一封信，傳差官進內，當面交付。然後寫了謝恩折子，至次日，進朝謝聖。元主也撫慰了幾句，方始退出午門。第三日，合家又至廟中祭奠，命道士等眾，拜懺超度亡魂。恰值忠孝王到來祭奠，見了他父母，也勸慰了一回而去。有幾家親友也來作弔，都是進喜抱著孝子回拜，崔攀鳳迎賓送客，忙了一日。晚間將奠儀並算，也有一二百金，遂留為扶柩之費。將晚，劉氏親丁俱先同去，留著兩個家丁在廟同崔公子料理飯口，放完各各歸去。